

大正藏第 01 册 No. 0020

佛开解梵志阿颺经 1 卷

No. 20 [No. 1(20)]

佛开解梵志阿颺经

吴月支国居士支谦译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与五百沙门俱，游于越祇，到鼓车城外树下坐。比聚有豪贤梵志，名费迦沙，明晓经书星宿运度，所问皆答。有五百弟子，弟子中第一者，名阿颺。阿颺问师言：「今有佛来，人称其德，名盖天地，不识斯何人也？」

费迦沙言：「吾闻是释种国王太子，厥兴无师，自着经化。」

阿颺言：「若无师者，名誉何美？又国王子，多憍淫好乐，安肯涂行降志乞食，诲人不倦？将是真人乎！愿师可行观其道德。」

费迦沙言：「不然，我世豪贤，聪叡多才，彼为新出，义当来谒，吾不宜往。」

阿颺言：「我闻天帝释，与第七梵，皆下事之，所教弟子，悉得五通，轻举能飞，达视洞听，知人意志，及生所从来，死所趣向。此盖天师，何肯来谒！」

费迦沙言：「经说帝王生子，有三十二相者，立即当为飞行皇帝，王四天下，自然七宝，一金轮宝、二白象宝、三紺马宝、四玉女宝、五神珠宝、六理家宝、七贤将宝，当有千子，皆才明勇武，一人当千，兵杖不用，其世泰平。若弃天下，当为自然佛，以无为为化，度人得道。彼岂是耶？汝且往观。有此相者，其审是佛，吾当事之。」

阿颺言：「愿与同志共行。」师言：「大善。」即与五百弟子俱，到皆下车揖让佛。佛使就座，五百人尽坐，独阿颺左右彷徨，微观佛相。佛知其意，亦起并行，阿颺住，佛亦住。阿颺坐，佛亦坐。

阿颺乃问佛言：「本事何等道？除须发、披袈裟、持钵何应？」

佛言：「吾求道已来，历世久远，不可称纪。常奉诸佛，行菩萨道，所事师友，无复央数。除须发者，为终身戒，捐弃贪爱，无复饰好。使人不欲己，己亦不欲人。袈裟法服，古圣旌表，解释垢结，无复世念。钵为应器，宜道人用，节身约省，非义不受也。斯皆无为清净之像。今我作佛，为天下师，自恣汝意，欲问勿难。」

阿颺言：「我等所事师，费迦沙，世世聪明，名升遐远，又是梵种，特胜余人。天下虽贵为王，亦有不仁，而我种者，独不好杀。」

佛言：「吾本用恶杀故，求佛无上正真之道。汝梵志种，但口贵仁，虽手不杀，心皆有杀。今我为佛，身、口、意净，一切不杀。用天下人皆好杀故，教以仁义。」

阿颺问言：「今佛弃捐妻子，自绝种嗣，殆不若我师，世世继嗣也。」

佛言：「天下人状，本末各异，众人前世，曾为我子，吾亦曾为一切人子，会辄有离，种姓无常，或时冤仇相从为亲、或时亲属复为冤仇，因缘离合，一切如幻。父母妻子本非我亲，吾亦非彼有，世人但以是我、非我而为罪恶，为后受苦。昔我古世时，曾为刹利王，名为鼓摩床，有四子，一名郁钳、二名虔尼、三名度、四名淳。王尚未崩，四子争位，王闻愁忧，念四子争，当杀人民，即委国东去，行行自念：『人生无几，无忧乃长，今我为王，欲得子姓，既已有子，还欲相伐，有嗣如是，何益于人？吾不忍见，恐杀无辜，但当舍家作沙门耳。』即北入山，就道人迦比校止草庐。又有道人摩离，王问其本：『何缘学道？』摩离自说：『娶妻无子，颜惭诸家，故作沙门。』王言：『异哉！吾为国王，有子四人，身尚未死，而子国乱，不忍见之，故为道耳。』摩离意解，乃遂精进。如是，阿颺，正使子贤，父老病亡，子不能却。生时为恶，死入地狱，子不能代。用是故，我常以慈心救济人物，道成得佛，度脱天下。」

阿颺言：「佛为难及。今天下有四种人，君子、梵志、田家、工伎，独我梵种，为真且贵。其余三辈，皆事我种。」

佛言：「假使汝种为真贵者，傖妇无子，婢而生男，当举之不？」

曰：「当举之。」

「今汝祖母，现取婢子为后，可为真贵耶？」

阿颺默然，五百弟子，皆起住言：「瞿昙沙门，何毁我种！阿颺才智，亦能相难。」

佛言：「皆默然。若其才智，当自辩之。」佛问其祖，至三无对。

金刚力士，举大杵言：「佛重问汝，何故不对？」

阿颺惧曰：「实如佛言。」五百人言：「佛圣智明，阿颺母者，信释家婢。我等从今，请不复敬。」

佛言：「不然。世或母贱，而子贤贵，阿颺贤人，不可毁也。若使梵种娶刹利女，生子长大，当学父家？学母家耶？」

皆曰：「当学父家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母贱何损？若子长大，明经行高，踰于父者，汝加敬之。若梵志女，为刹利妇，生子长大，知外家贤，而不肯学。自效父家，射猎杀生，汝当敬不？」

皆曰：「不敬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用为问母？若使阿颺有子复贤，才秀绝世，汝当奈何？」

皆曰：「当着上坐。」

「设父母俱是梵种，生子不肖，无所中直，汝当奈何？」

皆曰：「当着下坐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贵是有常耶？若梵志子，杀盗犯法，吏当捕不？」

曰：「当捕之。」

「汝何不拒，言：『我种贵，不应收捕？』」

曰：「现有罪，何得言种！」

佛言：「今我为佛，师民仁孝，告之正言，去欲、怒、痴。有常之态，诸为恶者，我辄教令，不杀、盗、淫、妄语、饮酒、祠祀事邪。人宿为恶，身当受罪，烹杀祠天，为过滋甚，无所补也。且夫天意清仁，岂食人食乎？有德致佑，非杀为福。是以天下贤智世主，闻佛经戒，皆自割绝，愿不为恶。其持戒死，精神上天；若能至心清净，即得沙门四道：一曰沟港、二曰频来、三曰不还、四曰应真。又天下君王，虽行政欲平，亦责民租税，贪意不除。今我为佛，都使天下无复情欲，得无为道。我求道以来，其劫无数，每生有愿，愿弃爱欲，修沙门行，无适无莫，于天下人贤明君子，闻佛经戒，靡不奉行，其不承者后皆有悔。能制意志，无复贪欲，便断生死忧哭之道，不追相恋焉，得离苦痛。天下无常，人如水泡，一成一坏，莫能自存。」

佛问阿颺：「汝师以何教戒？」

对曰：「师戒不得杀人、杀牛，不得盗金银，不淫师家及弟子妇，不得饮酒。年四十八，乃得娶妻。我师教人，尽此八戒。未知佛戒，复何义也？」

佛言：「乐闻者听。若族姓子来自陈说，贪乐佛戒，我随其能而授与戒。欲居家修道者，名曰清信士，当持五戒：一不好杀禽兽蠕动之类，无所克伤，以己况彼不加刀杖，心念为仁，口不及杀。二不偷盗，贪殆人财，欺斗秤尺，如圭铢分，不得侵人，心存于义，口不教取。三不好欲淫犯人妇女，不观华色，不听好音乐，心修礼禁，言不失法。四不妄语，谮入人罪；时而后言，言必诚信；心不漏慢，口无毁誉。五不饮酒。纵情酗鬻，心不好嗜，口无味尝，酒有三十六失，勿以劝人。是名为我清信士之戒也。」

佛言：「我不呼人，人自来请，敬受戒，转敷教，去恶就善。天下贤智，欲作沙门，我每先问，何缘觉悟？夫为人子，当以孝敬，赡养为务。而欲为道，当报父母。父母听许，然后为说沙门之戒，有二百五十，终身清净，得无不能中道而废，失供养恩。若人故请，信意不转，堪奉法律，尔乃与戒。沙门之戒，慈仁为本，不得残杀蠕动之类，哀念人物，踰于赤子；亦不怨讼，求直于人；常念所生及师友恩，精进求道，欲度父母。沙门不得贪欺妄

取人财，见诸宝货，当如粪土；人与不受，受者不留，转周穷乏，常为人说不贪之德。沙门不得有妇继嗣，防远女人，禁闭情态；行见好色，目不逆送，老者比母，次如姊妹，若心不止，当观恶露以却淫行；行起生死，皆由痴爱。沙门不得妄言、绮语、谮入人罪，见闻如实，非义勿传；和解诤者，两说其善；徐言惟正，无宣人私。沙门不得吟咏歌曲、弄舞调戏及论倡优，当勤精思温故知新。沙门所说，言必法师，其所不闻，不得意造，晨夜诵经，不得谬误，精行道要，以除众秽，为人说法，思合义意。沙门不得安卧好床，衣不文彩，食不着味，不用金银朱漆之器，但应瓦铁之钵。沙门不得饮酒嗜肉思尝气味，不得服药酒及诣酒家。沙门不得以诸华香涂身、烧熏衣服，思念持戒。沙门不得买使奴婢、借赁僮客，或人进与，一不得受。沙门不得畜养六畜、车舆骑乘快心恣意。沙门不得储贮米谷，朝朝乞食，不过七家；一家不得，乃到二家，匝七家不得，应但饮水。沙门入聚，当如鸟食，饱而弃去，不顾其余；若不得食，心亦不恨。沙门舍家，止不怀安，不慕好舍，其唯山泽树下而已。沙门不得裨贩求利，思念此彼何贵何贱？沙门不得田庐园圃，垦殖苗稼思乐种作。沙门不得论说乐地水、香华，一心惟道，不应念余。沙门不得议道国邑墟，聚好恶有所高下。沙门不得评论同道基业、田宅、谷粮、衣食彼有此无。沙门不得卧谈、食语，不得豫知国家政事、治军、行师攻夺可否。沙门不得说其衣服、饮食、精美及羸泉水好恶。沙门不得说诸畜生形态好恶；此愚人谈，非道法语。沙门不得自称解经，说彼不通自伐作贤，不当贡高。沙门讲法，不得言我经利、汝经碍，我戒行净、汝戒行秽；不得言我师明、汝师不明；佛经一统其归无二，壮志自抗，不容毁誉；不得言我世大姓、汝种孤嫠；不得自说曾与某讲已不如我。沙门不得转自相平某好床机、被枕卧具某有弊疏不得照镜摩须念着细滑；不得观长者鬪诸贱人及畜生鬪；不得效以手拳相加；不得擣蒲博奕观效诸戏懈卧谋食，不得念到某方某郡从彼还此计其道里；不得作男女医及牛马医；不得教人当吐下莫吐下；不得习弄兵仗弹丸掷戏；不得学相男女贫富贵贱有相无相，及相六畜仪形之状；不得考占水旱灾变岁之丰俭。沙门不得仰观历数，推步日月，盈虚薄蚀，星殒变见，山崩地动，岁中风雨，一不得知。沙门过日中不得食，衣食羸疎，心不以怨，钵常[佩-一]左胁下，其所行处，不忧饥寒，身常与钵俱，如鸟有翅；口不妄食，六情常端，耻志不升不恨身苦；愿在经戒目不眇色，耳鼻口身所更好恶，其心不动；节食将身不饥不饱，卧趣息体，假寐不久，抗志清邈，恒在泥洹。譬如孝子早丧父母，哀号思慕，无须臾忘。斯我沙门，守志行道，坐即禅思、兴则讽咏、寤寐精进、匪遑戒行。是为佛弟子。」

佛告阿颺：「如此戒者，有二百五十，今粗说耳。沙门摄意，不使放逸，闲居静处，去淫怒痴，以趣智慧。常用慈心，愍伤天下，捐弃眠卧贪欲之态，一心信法，不复疑惑，乃得罗汉。罗汉者为已应真，譬如人居常贫负债，治生获利归毕欢喜。复有罪人久系狱中，有好长者方便得出。亦如奴婢免为良民，及病连年，医疗得愈。又如商人从涩难道得重货归。此五譬喻，人皆欢喜，而我沙门，亦犹若此。自念生死久系五阴，更苦无量，今得解脱。何谓五阴？一色、二痛、三想、四行、五识。此五覆人，令不见道。沙门自思，觉知无常，身非其身、愚痴意解，心无所著，色阴已除，是第一喜；沙门思念，自见身中五藏不净，贪欲意解、善恶无二，痛阴已除，是第二喜；沙门精思，见恩爱苦、不为漏习、无更乐意，想阴已除，是第三喜；沙门思惟，身口意净、无复喜怒、寂然意定、不起不为，行阴已除，是第四喜；沙门自念、得佛清化、断诸缘起、痴爱尽灭，识阴已除，是第五欢喜也。」

佛告阿颺：「我沙门捐弃诸欲，奉行经戒，以断生死，则于今世，无复忧哭相恋之意。吾不贪人，人亦不贪我。而吾以道慈念一切，欲使度脱。夫人为道，一世苦耳。不为道者，其苦弥长。如人沐浴，但可外净，心垢不除；得应真者，众恶都除。凡人志心，道人心一如石在地，日炙不消，雨渍不释，风吹不动，出其凡俗得成至道，心意已冷无复热淫。譬如莲华出于污泥，根叶常冷，尘水不着。沙门自念：『父母养子，恩极一世，佛开天下，使人得道。』自见本末五道生死，知人寿命，意志已正。所为自恣，欲上天即上，入海即入。譬如以香盥浴死人，不能使香，教恶人善，不能必善。人心恶者，身口俱恶。外学家言，但恣则耳，无有真道；道人闻此，终不应答。知凡人意，想见皆倒，愚不解道，以正为邪，不别真伪。圣人愍之故加慈爱，沙门持意，如人衣新衣，坐起慎护，不欲点污。故持戒者，常与心争，使百恶来，终不听受。父母生子，幼化以道，长犯罪死，不可怨亲。譬如踞床有木无绳，不能得坐。子无明师亦不得道，如此儒士。吾前世时，多事贤圣，所受非凡，皆无为师也。得罗汉者，能自陈说，于某处得沟港、于某处得频来及不还，至应真，为都解脱，不复生死。具知阔狭，如观好画分别五彩。见天下人，皆有三毒懦弱、放逸、贪味之态。自知已解，不复贪天上生，亦不乐人中。但念众生，欲令解脱。凡人未闻，宜谛受学，如持彩丝贯琉璃珠，五色悉现。道眼见人魂神生所从来、死趣何道，知某人死神堕地狱、某堕畜生、某堕鬼神、某入人形、某死上天。道成自知，断此五处，已得所愿，视身如土，听取我身，破碎亦可。以明真伪，如入清水，沙砾、珠宝所有悉见。豫知天下，一人为百，百人为一。所以然者？一人生子，转至玄

孙，兴盛为百。或时百人死亡空[溟*易]，更余有一沙门得道，具见好恶，知何人死当生善道，亦知何人当堕恶道。自见身中四气分数，知人寿命苦乐长短。本从不明，心识为行，行受名色，但因缘寄托，生母腹中，更相忧念，父母言我子，子言我父母，精神展转皆不自识。宿命善者，复生为人，则富贵长寿；其不善者，则苦短命，各由本业。天地人物，一仰四气：一地、二水、三火、四风。人之身中，强者为地、和淖为水、温热为火、气息为风，生借用此，死则归本，计其本末，各自为他，凡人不觉。天地之间，生者如梦，命禄至短，扰扰而死。譬如风吹海水波浪相逐，生死亦然，往来无休。沙门得道，悉知天地成败终始，一劫中事，身所更来。亦知久远无数劫事，乃知天下得道神仙，无及佛者。自知意志，本有万端，今事成一，常悲众人，为贪、欲、迷淫、怒、痴醉交乱胸中，或作恩爱，不知此要。得道达视。如人鉴镜，飞行无碍，石壁皆过。能上须弥，手扞日月；能令身中别出水火；能没地下从一方出；能行空中坐卧自在；能使魔王梵释诸天，无不倾侧。譬如陶家烧作瓦器盛水不漏。凡人如坯，得道如瓦，可燥可湿，潜渍不碎。如锻金师在作何器，得神足者，亦复如是，在所变化。陶冶之家，鬻火盛器。我沙门，亦鬻意成道。如干牛皮卷之有声、舒亦有声，湿以脂膏，卷舒皆软；道意如是，一切柔软，无复刚强。譬于高楼见闻下人歌舞、钟鼓、诸六畜声；道耳如是，亦闻天上音乐、亦闻饿鬼、地狱饥渴痛声。具见人心，有欲态者、无欲态者、有诸恚怒憎爱、愚智强弱、易化难化、好道不好道，皆分别知之，如人喜沐浴摩身不遍复更熟摩。道眼观知可度者，即持佛经，开解授与。意志善者，复得为人；行小高者，死得上天；若持戒净，便得沙门四道。其得道者，皆知一世、十世、百世、无数世事。亦知天地终始劫成败时，知无数劫身所从生，彼彼时生，父母姓字彼彼时异，寿数多少；知彼时从人道上作天，从天道下作人，或从人入地狱，从地狱作畜生、作饿鬼，从饿鬼作人，或从人复作鬼神，从鬼神入地狱上作天，悉分别知自思惟。如人远客忆念故乡，具识所有，观见五道，自知已解。道力自在，欲寿百岁、千岁、万岁至无数劫，皆能。欲不食，十日、百日、一岁、百岁，可至无数，欲食即食。如登高楼听视下人东、西、南、北坐立语声。一切闻见。道人自知，意志已净，善恶皆弃，如人好过误犯法，吏以死狗挂颈徇令，其人羞惭，欲疾免离。得罗汉者，羞身如是。罗汉有二辈：一辈为灭、一辈为护。所谓灭者，自忧得道，即取泥洹；护者忧人，度脱天下。譬如水清，其中沙石、鱼鳖自现，道意已净，悉见天下心识所有。沙门如是。汝师教诫，宁能尔不？」

阿颺对曰：「此实难及。」

佛言：「我见世间，亦有道士，不知佛法，隐居蕝泽，食于果蓏，言：『不用师，当得自然。』此得道乎？」

对曰：「不得。」

佛言：「道从心得，当有师法。是为痴妄信道一也。复有道士，采取百草枝叶华实，服食方药，自用可仙。汝师弟子，亦信此乎？」

对曰：「不信。」

「是为痴妄信道二也。或有道士，委弃父母，着鹿皮衣、卧止草蓐、被发不食，拜天求道，徒自困苦，无所成获。汝効此乎？」

对曰：「不效。」

「是为痴妄信道三也。亦有道士，深居闲处，题门有道，祭事水、火、日、月、五星，烹杀祠天，博颊求福。汝为此乎？」

对曰：「不为。」

「是谓为痴妄信道四也。」

佛告阿颺：「天地开辟已来，有大梵志道士二十三人，名为耆屠、留耗、尽陀、迦夷、阿柔、迦晨、[言*零]夷、頰超、炎毛、巴蜜、监化、阿伦、裘昙、耆颺、[言*零]泪、迦叶、暴伏、阿般、[打-丁+奚][跳-兆+页]、优察、波利、饶颈、陂佉，天下城郭，皆是此二十三人共所造也。今费迦沙，何如此辈人？」

对曰：「不及。」

佛言：「汝师何长，能为帝王作师，令帝王得道耶？」

对曰：「不能。」

「汝等能为太子大臣长吏作师，使得道耶？」

对曰：「不能。」

「汝师能教士农工商长中少年男子姪女，及令汝等皆得道乎？」

对曰：「不能。」

「汝师先祖，颇得道乎？」

对曰：「不闻师教。」

「汝等趣何等道？」

曰：「师言持八戒者死上梵天。」

「宁见汝辈，持是八戒，升梵天耶？」

曰：「闻师言耳。」

佛告阿颺：「我沙门得应真者，知劫中生死，分别众人彼时为某、从某作某，知天下人及天上事；飞行在所至到，能在能亡，能动天地，移须弥山出入无间，变化恣意；父母死亡，知堕何道，追求开导，能令解脱，子得道者，父母皆度。又我沙门，持一正意，行二百五十戒，就无为道。」

佛告阿颺：「我弃国捐王，行作沙门，忧断生死，今得自然，为如来。至真。等正觉明行，成为善道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道法御。天人师，号佛。众佑，都为天上天下作师，其持我经戒，无不得道者。我常慈心，教化天下，去恶就善。善可常行，恶不可久，苦可长处，乐不可保，乐者当时快意，久后受苦，罪至而悔，无所及矣。」

于是阿颺，熟视佛身，心念：「佛相有三十二，我殊不见一相，何也？」

佛知其意，即为出舌，先舐左耳，却舐右耳，复舐发际，以舌覆面，徐引舌下。阿颺叹曰：「如佛者难值，万世时有舌相乃尔，安得不知？」

佛言：「汝等来久，归谢汝师。」五百人皆前接佛足而去。

费迦沙乘车而出，见诸弟子来，即住待之，诸弟子至，下车作礼。师言：「瞿昙沙门，名闻天下，有其相乎？住何以久，尽说何事？」

阿颺言：「朝来所语，无有一失，还舍饭已，徐当说之。」

师言：「佛不能让留汝饭乎？」

对曰：「佛坐树下，了无所有，知可饭时，故遣我还，即俱归。」

饭已，阿颺向师，具说佛语。师言：「汝道佛语，得无增减，欲使我事之耶？」

阿颺言：「听佛所语，胜我梵志，但恐我种不能事耳。」

师即怒躅地曰：「我累世为师，何用不如？」

阿颺言：「师试自往，观其智能。」

师言：「然当自请佛与共谈语。」暮即施床席，作五百人供具。鸡鸣，师自行至，通姓名，佛请相见，作礼毕一面坐，叉手言：「今设微食，愿佛与众沙门俱屈威神。」佛以嘿然可之，费迦沙欢喜，辞归办食。日未中，又遣阿颺行迎。佛与五百沙门俱就舍，坐已定，施饭食，行澡水毕。费迦沙问佛言：「昨阿颺还，道说佛语，不审谛愿重闻之。」佛言：「皆是无所增减。」便复为说昨时所语。闻佛语喜，即自稽首言：「我昨无故，瞋阿颺所语。」佛言：「汝虽怒者是贤弟子，譬如善马知人心意。」佛呪愿阿颺言：「使汝寿身无病。」

于是师赞佛言：

「火能照于冥， 江海百谷王，
圣人广教授， 如国有明君。
摩尼宝第一， 月为星中明，
如日照天下， 三界唯佛尊。」

佛知其心软正无邪，为说偈言：

「人当仁义， 布施作福，
觉识非当， 守行经戒。
世间危峻， 乐少苦多，
当自忧身， 不宜懈怠。
务断贪欲， 致畏之习，
生老病死， 忧哭之痛。」

恩爱别离， 一切皆苦，
是故圣人， 求无为道。」

费迦沙意解，起礼佛足，垂泪言曰：「念我先祖，皆无有知佛者。愿佛愍伤。我有昆弟妻子诸家，今欲将来，使受佛法。」佛言：「可。」即皆来礼佛足，受三自归，与阿颺等，俱持五戒。

后费迦沙以其命终。弟子问佛：「是师死者，趣何道乎？」佛言：「已得第三不还，生十九天阿那含中，当于彼般泥洹。」

阿颺等五百人，欲作沙门，佛言：「各自归家，善持五戒，意志已固，乃可舍罪。」

佛说经已，皆大欢喜，作礼而去。

佛开解梵志阿颺经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1 册 No. 0020 佛开解梵志阿[台-台+(发-义+又)]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16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10/02/26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张文明大德提供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法雨道场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